寄庵詩文鈔

寄菴文鈔續卷一

寧州劉大紳

蕭祠僧夢臥廬詠雲泉梅花記

吾友陳子臥廬宜良名士也既死三年矣今秋其季弟來爲言僧榮軒夢臥廬事可記也僧舊住雲泉寺移主蕭祠中夜恒靜坐不寐與臥廬十年前曾一相晤又六月廿四日夢詣雲泉至中殿前將升階見臥廬自殿內出衣冠如平日瀟灑風流纖塵不染儼然神仙中人也後從一少年亦秀雅負劍二時若不知臥廬已死者遂問曰先生奚館臥廬曰在桂香籍遂同至迴廊閒幽深

清韻異常梅花一樹正開卧盧詠詩云白玉攢成後風吹撲鼻香九天司翰墨萬古閱氷霜聊借詩人手暫爲仙子粧三生今夜會落月照迴廊吟畢不辭僧向深山中飄然去矣僧亟驚寤適祠中有士人肄業者亟起叩門倩錄之士人轉詣卧盧季弟述如此僧固非能詩者又夢又定是皆未可知也卧盧生時好畫梅雪後水邊月中烟際惟意所至不主一格而巉巖歷落傳神在形似外自半樹横枝皆非人思慮所及清風乍起便有香氣拂拂襲人不辨爲梅花爲畫爲卧盧也畫成輒題古絶律詩其上詩如畫書如詩嘗自命爲滇中三絶人未

有以難者爲人傲岸自喜不耐與俗人往復然亦不爲人搖毫煤故其畫流傳三逸殆遍余至五華萬子香海屬作巨幅持贈七言律詩一最佳用韻酬之遂來定交恂恂粥粥不類平日覗外閒月旦評若兩人其後忽遘時疾死今僧夢知是卧廬何曾死耶豈惟卧廬古今高人逸士詞客畫師大都死者形骸自有不死者在耳若夫梅花猶之卧廬也且安知非卧廬所自爲者固不必向雲泉寺廊閒問有無矣嘉慶丙子七月廿四日

董孺人節孝編序

趙州孝廉韓龍谷先生繼室董孺人執節既終　旌閭表宅　恩榮泉壤矣令子桀復請於其知州事水堂李公爲啓徵詩於是一時先生大人下逮末學小子如大紳輩相率爲詠歌以美其事既成帙將付諸梓令子更屬余序其端余謂凡忠孝節烈之行之徵言於人也謂是藉人之言以爲重也卽人之有言也亦或謂言之足以爲重也余則以爲吾人之言藉忠孝節烈之行以重耳語云文所以載道又云詩須有爲而作夫道以流行於天壤之間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其著焉者

也躬行者歷險易始終而各成其是固日星不能掩其光河岳不能爭其壽水火不能毀其成歲月不能消其數而經緯天地之文也立言者出於本然之善心闡其義暢其說雖糟粕土苴且如攀鱗附翼者之聲施爛然矣斯編亦猶是也不然而以余見聞所及數百年之間無故而雕肝鏤腎禍棗災梨者日不啻數十萬言未幾而曾不得比於好鳥之聲時花之艷豈獨其精神才力之有所不足哉如余輩者亦可謂厚幸矣

蘭溪遺稿序

浭穹楊氏有兩詩人焉曰翰池澎曰鳳池渟皆望江檀墨齋先生之高弟子而從昆弟也鳳池與余久善多見其詩獨未及識翰池翰池同爲丁卯人庚子舉於鄉年甫五十而卒余僅從濵南詩集見所和紅梅詩及詩話戲刻韻數首而已翰池有仲子曰松龕從遊五華詩有古人風無世俗習氣余初不知其爲翰池之子而鳳池之姪也今秋七月望日以翰池遺編見示乃知之因歎曰詩學固有家傳如是哉讀其詩天才踔厲律格精深押險難韻無無來歷後附一賦一檄賦人或能爲之檄

則非徐文長尤展成一輩人莫能爲其不愧師門而克昌於家有以也余嘗謂滇南詩學自新都楊升菴太史成滇而一振寂寂至默齋大令成滇而又一振然楊門七子皆自有其樸古陵今之學掀雷抉電之才年若道似並立爭雄固非以太史爲指南亦非以太史爲主盟也而大令諸弟子則皆大令造就而陶成之不可誣然太史大令皆以成臣故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固各有其時耶而其時若前若後之非成若獨無人耶松麓爲余言其父卒時弟兄皆年少詩文未能珍藏多散佚此皆從外間零星收拾者未得十之一二也余謂

此所得足以傳矣視世之盈于累萬塵埋蛛封求一可傳而不得者何如也獨惜翰池年未中壽而遽逝所學未及竟其用耳如使得竟其用或久振其道於鄉浜雩詩人獨楊氏子翁也歟哉松麓請余序遂序之

趙忠愍公小相題後

前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天傾地坼賊入京師莊烈帝后殉社稷一時奮不顧身以死報國忠魂毅魄抑鬱淹沒久而始彰者昆明則有我侍衛趙忠愍公公縣城東石虎關人天啓丁卯舉於鄉端方有勇力由龍泉知縣擢御史巡視中城與賊遇巷戰白帽衚衕被執大罵賊不屈賊刀斧交下公首已離身猶植立不仆如生怒欲鬬也同時殉難臣凡二十八人十九人皆遞邀贈卹無有以公狀聞者顧不得與乾隆己未御史建水嚴溪傳公爲請始疏其事於　朝得　特旨易名予祭建

祠祠在閔忠寺右額曰景忠憫忠寺宋謝疊山先生盡節處也近日石屏任君崇村樹南從其家索得公大像留祠中衣冠瞻視凜凜如生此小相乃公後裔春所寶者神采與大像無二初余至京獲拜公像欲爲長歌以獻繼見景忠錄中段浴川所刻百泉岷兩先生作閣筆不復爲今者其何能默然恐終無以易兩先生之言也竊謂人不能死則爲徒生人不徒生則必不死死者一日之氣數不死者萬古之精神盡其人之身雖死而天下後世之人心必不肯死之則遂生而不死矣由公觀之　聖天子褒崇忠烈不間異代賢侍御表章先哲

克顯幽隱固有天地山川不能使之屈而不伸賢聖神
鬼不能使之晦而不明者而皆公不惜一死之心有以
致之人柰何不死也夫甲申三月閻開門請降上表賊
廷稱萬歲者度不過全軀保妻子爲富貴計耳然往往
戮辱及其身不免卽幸得終老牖下百年歲月亦瞬息
易盡而親愛者痛惜公正者唾罵使其衣冠面目偶遺
人間直視糞土之不若誰從而肅拜之且歌詠之願附
姓名於其後以冀不朽哉然而士固有奸險辟佞僞託
忠義大言不慚夸炫無識者生當治平人亦或爲其所
欺誑使其與公同時則涇渭清濁迥然異流矣吾何以

知其然哉夫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可以為成人矣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其可已矣義利死生其道一也必能分明於義利者乃能絕決於生死是固平日觀人之法余故因讀公像而附陳此義使偽托者足以奪其氣而箝其口公諱傑有二子長從德從公死次從耀留昆明春之六世祖也

顧南雅先生滇南山水畫冊題後

右滇南山水畫冊十二幅顧南雅先生爲熊君芸儕所圖也先生校士滇南四閱巽著輿馬所歷節旄所臨選奇探異不棄幽遐擇其尤者得數十二譜楮毫可以縮地巾箱可以卧遊也而芸儕適擅六法先後左右之陰晴風雨遠近崇卑窮變盡象無弗肖者可寶貴已夫滇僻處天末去中國萬餘里無論周穆秦皇鐫功勒銘不曾一至其地即漢兩司馬氏一以好遊稱一以通道著而山靈水祇皆以望坂迴馭爲憾諸葛君深入矣顧其時惟播恩威未遑風雅直至前朝然後騷人詞客逐臣

羈旅於放廢流離之日爲行吟坐嘯之謀尋邱經壑離雲餓月由是滇之山水始稍稍見於世然大葬窮愁抑鬱未昭休明和平盛事孰若夫使星輶車神恬志惕無跋涉之勞有觴詠之樂良朋勝侶左圖右書覽烟霞於几席銷日月以琴尊之爲得哉然是尚未可一槩論也蓋其人非宅心澹泊御氣高明則利欲薰其中而好惡易其外雖蓬壺瀛海亦覿面失之不復問其主名矣欲其寄意丹青驅情竹素豈非方圓枘鑿哉故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語不虛也先生於滇人士愛之如子弟嗜之如饑渴既進以身心性命之學矣而苟有一材一藝

亦揭詡之不遺力以其餘事用之山水間固即其邀之心因境呈露者也滇之人士幸得先生爲之師滇山水亦幸得先生爲之友矣雖然先生之蘼芸傭圖之惟此十二是於滇固絕無而僅有者先生取士之一也而此十二之外豈無有超羣軼倫待先生亡舒積者郎先生所取士外亦豈無有後生小子及時奮興思厠大君子之門墻者先生倘今日冦借鄧留再任衡鑒不鄙夷我滇人士即不鄙夷我滇山水由此而倍屣之什伯之滇之泉石其盡入芸傭圖乎或先生竟返直承明偶憶舊遊其亦有落月屋梁暮雲春樹之思乎直將

於此十二幅見之矣然則滇人士與山水之幸不幸是固有天焉鄙人所耿耿而不敢必者也撤𢿱數言以竊比於一水一石之在大山也云爾

送穆東瀛北上序

國家隆重世臣同休延賞內外大員子弟年才足膺任
使者隨時甄收併及銓試以無屈抑淹滯其洊至卿貳
宰執出入將相銘勳勤庸　廟享配食者前後史
不絕書蓋我　朝　列聖作人之典與天地生
物之心川嶽鍾靈之意昭垂萬古爲唐虞三代所未有
也歲丙子　皇上御極之二十一年以我滇黔制軍
玉亭先生令子東瀛爲　康陵工部員外郎東瀛
不俟駕北上趨　命賀者塡轅餞者溢郊而紳愧無
所贐也自計彷顏季贈處之義以言爲先其可然竊聞

諸君子之言則固有異矣或曰東瀛年富質敏肯降心帖括爲揣摩文字科名可拾芥取躋班清華士人之榮何郎官之足爲或曰玉亭先生　造福滇黔亦既十有餘年齒德皆尊不惟其爵敷政之暇飴弄自怡門內承歡固東瀛職也遽出從事則遠離膝下矣斯二者之言皆是也紳則謂事君事親之義一也古之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故熱中絕裾叱馭不顧門閭之望屺岵之思澹泊相遭者其人必不能致身闕廷而資於事父以事君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聖人固著之爲經況東瀛之世受　國恩者乎且玉亭先生視滇黔億萬姓如赤

子滇黔億萬姓之祝先生卽父毋其生祝景福共享昇平從此百二十年未有艾也東瀛固可以無内顧慮而如世之以科目進者畢門徽族佔畢下士進身無階出不得已若夫貴介華冑蔭父祖德彰君上恩如伊陟之於伊尹伯益之於皐陶尙何所歉於心且科目中昇官末秩終身不徙童頭豁齒屈膝折腰爲妻妾羞者東瀛亦習見之矣東瀛曰今不十年卿貳宰執皆意中事我滇黔八萬分有一幸膺節望旌以似以續播聲歌而紀倘策豈非千秋勝事哉東瀛其行也雖然吾之所以贈東瀛者則更有說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故

夫子悦子若之未能信而於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言則直惡其佞盡仕之不可廢學也如此東瀛之學旣有年矣夫學豈必博覽泛觀工爲詞章以炫耀世俗視聽乎毋亦求爲有用而已天下之事不勝窮然皆古人所已經見聞多則擇從易故非讀書不可而書籍浩繁讀之每苦日力不給則莫若取古人之萃薈成編金精玉粹者如子朱子小學宋名臣言行錄及眞西山大學衍義其最也其益則在求友孤陋無朋通人所恥而益友不易得亦不易處其辨則於順吾心與逆吾耳之間勘其爲君子爲小人然後可以有益而無損而其要

則揔在於吾心吾之心虛而通正而溥則以之讀書而書爲我有以之交友而友爲我取天下事自無所處而不當矣是皆東瀛爲之有餘力者願東瀛不貳不疑敬慎如初而已紳邊方迂儒辱有一日之長故不以須而以規東瀛不鄙余言繼而進善者必更有人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顧南雅先生還京送行詩冊序

外官去任不問督撫藩臬之大丞倅佐貳之微曩者皆脫鞾送傘建生祠立去思碑謂召杜之再來也謂龔黃之復見也近既格於例禁則又一變而爲繪圖贈詩絮絮叨叨如嬰兒之離慈母也如弟子之違大師也相率成風卒不顧有識者之鄙笑亦已久矣而從未有施之學政者蓋凡爲此者皆非賢人君子之徒洪圖僉人孔壬既因之以獲利於前又欲其利之復得於後故雖腸肥腦滿一丁不識莫不假借代倩陳言滿紙游移影響莫定主名而受之者亦遂忘其人之市我餌我而姑樂

其貢諛也然使出以示人爾尒序反無待背面此何為哉若夫學政內肯也三年瓜代鮮有再至其賢者又嚴請託慎名器鐵面冰心不可干無所利之彼其之子安肯費此錦匣玉軸為也乃今獨異於與江顧南雅先生之去吾滇先生之初至也即辱知紳經四載矣逾月不見輙相思見則相對如尋常先生既自忘其為學使紳亦忘先生之為學使於應試子弟至今未嘗以一姓名達先生耳兩人非末道交先生與紳可共信也邇者先生將去其屬吏及門下士固依依不忍舍即未獲登堂晉謁者亦唏噓促蹶為古今文長短歌折軸歷舟有餘

矣而我五華書院肄業諸生復含毫吮墨相隨其後雖時值秋闈罷後又屆期散館偕計者公車北上失意者負笈旋歸留此度歲落落晨星率多不嫻於辭令然片言隻辭皆出中心之誠然非有所爲而爲之覥貢諛者大不侔矣紳雖讀禮絕韻言顧安可默默巳乎竊聞甘棠之詩美召伯也召伯布文王之化巡行南國計其時亦恐未久正與今之學政等耳而詩人於其所舍之樹一則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再則曰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三則曰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此何故也人心有性人心即有聲以秉彝之好爲善頌之辭誠中形外依永和

聲非南人不能爲此詩非召伯不能使南人爲此詩也
厥後惟東人之於周公有此意然周公遭流言而去國
與盛明之時不類故九罭狼跋語不以相擬而獨有取
於甘棠以爲今者諸生之爲甘棠之爲也雖然世之非
甘棠而託於甘棠者又豈少哉

送景福泉觀察入覲序

嘉慶丙子歲將盡余方讀禮倪輝山進士闖門入曰吾師福泉觀察景公以雲南郡守擢廸南觀察當北上行有日矣郡人士爭繪圖賦詩以贈乞一言爲序余曰觀察爲吾同年穀江先生哲嗣持己居官以古賢人君子自命余聞之久矣邇來昆華辱次賓主慶弔問遺禮常有加今其行也微子言吾固將有以贈之然余寡交游外事多不與聞請因子得備聞觀察之賢可乎進士乃出其長謌示余曰吾師之賢備是矣因誦其得意句曰退食攬曇花讀書齋其栽牛舫溪烟中別有一天地余

曰焚香鼓琴煮茗賦詩此退食之適也未足以見觀察也進士復誦曰築樓拓大觀起雲鶴亭記余曰臨水登山卧雲嘯月此遊觀之娛也未足以見觀察也進士乃朗誦曰民飢振粥饘民病療藥餌畏火罝石缸捐金掩骼胔濯雨苦未休川澮濬有志余不禁勃然興曰是足以見觀察矣賢哉觀察今夫 朝廷設官以爲民也龔黃已往召杜不作非秦越人之視肥瘠即牧牛羊者之不求芻牧上之人漠然下之人恝然縱不爾怨豈復我思信如觀察之所爲飢溺由已憂樂同民宜郡人士之欲留其行也雖然吾聞觀察此行遷官入 覲歸

可討日非一去不復來也無所於爭亦無所於借而顧戀戀若是耶夫末俗懷磚向背叛掌而有攀轅卧轍者矯乎其閒人心之厚風俗之淳豈不可見然而古之人歌叔度來何暮頌鄧侯挽不留播當時傳後世者寥寥數語質而不文大抵出自愚夫婦口學士大夫連篇累牘詩多門墻正恐歸無用耳進士曰不然吾郡人之於我師非郡伯視之而父母視之也今夫子之於父母也怙恃瞻依終身膝下樂也朝夕偶離溫凊暫違必且躑躅徘徊不遑居處若使積日逾時雨雪道路間視無期顧復何有人非木石有能恬然即安者哉言之不足長

言之不足固其宜也余曰進士之說是也余將何以易
之請卽以是爲序

送張柏軒先生序

天之有賢人君子也其始也必有以立之其既也必有以成之如木焉有本則有末如水焉有源則有流必其不戕於斤斧不潰於隄防然後可以蔽日干霄逾江達河勝棟梁舟楫之用故非精之以學篤之以行由其所已及勉其所未至必不能出而爲用於世也建水張君柏軒先生仁義存心孝友施政樂與人爲善孜孜惟日不足其性然也使其及時得志佐 聖天子出治明堂安社稷而福蒼生優爲之矣乃年逾服政始得效一官於伺候奔走之間雖未及期月循良聲駸駸乎遍華

渭而未卜後此之登進何如也夫士患不自立而成耳
知過時也崇卑分也定之於人者也仁義德也猷爲才
也裕之於己者也盡吾所得爲以求有濟於物此非窮
達所能加損也非菀枯所能重輕也如先生者其已試
亦既如此矣不才如辯復何裨益哉雖然竊思之而得
一說焉今夫人之生也有偏韋者矣有偏弦者矣補其
偏則無弊去其短則見長世之奸險傾仄者固不足道
而慈祥豈弟之儒又往往寬裕宏大兼容并包夫菽糗
不除則松柏弗茂溷穢不去則澄清無所故好人惡人
論語大學皆以之歸之仁人而大學則直以能惡爲能

愛吾非欲以刻薄爲精明也亦欲於惠保之中寓分別耳今一邑內撓政害民者寧惟胥吏即薦紳冠帶中正恐不乏縱不屏逐之可疏遠之不咎挾之可無禮貌之聖賢之是非予奪即朝廷之刑賞褒誅天地之溫肅生殺先生固仁者顧先生之以惡成其愛也蓋古人之於君子也不憂其始而畏其繼不諛其有餘而勗其未足吾觀先生以採運來滇世所謂富貴歸故鄉也而前此若某若某若某余所及見者驕淫邪侈內外兩失過其門趨之少緩須臾若將浼焉先生則憩公之下彈琴賦詩詠歌先王之風聲應氣求之士以不獲朝夕見爲憾此其

必底於成且守之以幾於化倘何庸不才者之繩繩慮爲然吾聞富者贈人以財貧者贈人以言僅贈以言矣若惟是頌揚已往祝禱將來蕤祐集休倭迹入世之榮於無可加而君子不之取反不若贈財者之有實用矣抑又聞賢人君子之有於世也或數千年而得其一或數百年而得其一不恒有之人也先生其一矣以不恒有之人而以恒有之言贈之余其敢乎哉且先生必有以處我

啞孝子傳

孝子無姓名人以其啞而孝也謂之啞孝子亦不悉爲何里人昆明人以其爲孝子也謂之昆明人孝子生而啞不能言與人處以手指畫若告語者人或解或不解也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飢寒皆心先喻之不待母言也家無食乞人餘以養有所得必持歸陳母前俟母食然後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恚怒則嬉戲拜舞母前母歡娛如初然後已母無他子只一啞孝子見孝子啞始亦悲傷繼而且安之久之且以爲勝不啞子也有食瓜者見孝子立於側與以餘持之去食瓜者固素聞孝子

之食必先母也躡其從驗之信然乃大駭服已而母死鄉人方議醵錢斂孝子蹶然起挈鄉人表至一井邊數數指水中衆訝之姑引繩下視則得錢纍纍凡母之飲若宿與凡埋葬之費皆具不知錢所自來也或曰孝子日乞歸必投一錢於井中積之久矣或曰非也天以是賜孝子也既葬母即遠遊不歸人遂無有見之者或曰孝子且仙矣嗚呼孝子而不仙不孝子而願仙乎孝子之仙無疑矣然吾謂非獨孝子仙也即其母亦非常人夫父母於子期之才智聰明功名富貴常也才知聰明功名富貴矣然往往任其辱身賤行貽父母羞而亦安之

則大非矣母能安孝子之啞而孝子能以啞而孝見於世是母是子豈易得者哉昱貢藝孛淳太和孝子於陽皆有啞孝子詩詩足傳矣紳故倣陳鴻例爲之傳嗟嗟紳固不啞者視孝子愧多矣孝子事在乾隆年中戴生云嘉慶丁丑九月三日

太和楊節婦傳

太和楊氏有側室而以節著者姓張氏縣北之上午溪人幼聰慧性情樸至年十九事連州知州楊公楚枝未三年而連州卒有子綍生裁二十一月氏委曲顧復雖愛不溺綍因是以不懈於學年十二即能背誦五經十八補諸生由庚午副榜中式今年戊寅科本省鄉試舉人而氏之卒已歷四寒暑矣連州以雍正壬子科舉人歷任香山惠來陽江知縣洊晉連州倅入所餘閒冶生產嫡楊氏先連州卒嫡生子二一嫂媎亦皆先卒氏年又少族之人有不利氏守者謀欲嫁氏氏泣言吾所以不

殉公死者懼人誤以公爲贖於禮耳且是無怙者將何
恃再事他人非吾志也嘗弟從先是烜烜之卒也速州
已撫其從弟之子爲嗣名曰續續賢雖齒與諸姪並整
齊約束極難爲力然能善承先人志終始保護氏節卒
以有成當是時微續氏母子幾不可測氏半生艱甘習
苦勤勞太甚積成喘咳病遂終其身未瘳以嘉慶十九
年甲戌十月八日卒年四十有九方氏之卒也緈寄氏
行事至求爲傳而語文且客遲之未及應今年秋緈來
共朝夕處幾一月氏行事乃得悉緈數言少無知識不
詳母氏勤劬守節狀自補諸生後數年中伶仃孤苦母

氏紡績縫紉竭力為儲衣服束修費計每寒月夜課一
燈熒熒母氏爪甲中透血針模糊也聽之輒為泣下
論曰嗚呼婦人守節之難也不幸以節著矣然使上下
相諒內外相安融融洩洩視藐孤之成立以宜其子孫
斯固不幸中之幸尚未為難也如氏者可不謂難乎其
鄉先生王紹仁曰氏伉爽純正多悉古書傳又好聆忠
孝義烈事此氏之所以節也然而難矣

龍門書院記

學有古今乎曰無有也學有大小乎曰無有也古今者時也大小者地也學之理則盡人而得之生初學之事則由中人而皆可至於聖人故曰無有也然而三代以上無處而不建之學無人而不進之學自漢以後則學校之設不異而弟子有常員士之有志者或不能盡入其中蓋有過塾門聞誦讀聲而自傷者矣此其故何也古者家有恆產人無極貧爲士者皆得以自力於學而無待仰給於人故禮經但詳庠序學校之地而不言其費出之所自後之世既異於古則先爲籌其師弟子之

資而後聚而教學之亦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龍門里爲寧州七鄉之一詩書禮樂之風漸漬久矣近日鄉先生之賢者某某又懼其後生小子之不能盡從事於學也於是一倡百和爭先恐後捐白金買陽和山莊田合以公田計歲入可得若干石斗俾束脩膏火用無缺而以伏虎廢寺易名曰龍門書院甚盛舉也吾聞書院古先儒所謂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而佐學校之所不及者也學校成於官書院成於私故學校有定額而書院無常數及其敝之成也則學校或爲虛設而書院乃有實用一里之與一郡一省雖有大小遠近廣狹之殊其爲

作育人材培養風氣則一也且諸先生之爲是舉則兼有崇正黜邪之意焉夫自佛說延蔓中國陷溺人心聚天下作僞作奸之徒奉之以名勝之山川王侯之宮室攘奪良民膏腴土田使其安居坐食民生之所以感世風之所以壞率由於此而諸先生顧能毅然正之昔者靜江張侯斥佛舍置他所以爲學朱子爲之記謂其遠非鬼崇本教崇安趙侯以其境內淨屠之籍絕不繼者凡五悉舉而歸之學朱子謂其務一而兩得亦爲之記然則使朱子生今日見龍門諸先生是舉其亦必記之矣屬記於余而余敢辭哉雖然吾聞之古之學者無

他爲已而已矣爲已則不喻於利而可以上達有君子儒無小人儒此洙泗之第一義而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大書院之所汲汲有事者敢持揭之以爲居是書院者相勸勉庶無負諸先生之屬望而亦不使佛老之徒從旁竊笑也其捐金買田姓名及金若田之數例得弁公田勒於碑陰而是處巖壑奇變林泉茂美而塵壒囂遝相隔絕尤與古者處士使就閒燕之意相符入其閫者自能知之可無殫述也嘉慶戊寅十二月初五日

州人劉大紳記

石屏馬氏五世一堂記

草野之氣運與朝廷之政教天地之化育相爲感應如影隨形如鼓逐桴無或爽者也是以皇帝上世陰陽和順景雲煒煌鳥獸昆虫草木含靈毓秀罔有過虐民生率皆老祉蕃壽延及弈禩蒿觀於鄉黨閭里間而信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古人非虛語也 國家

聖聖相承二百年來仁深澤厚生養休息蹤數垓埏版宇戶口蟻繁蕃盛軼羲軒駕唐虞小九州陋禹甸信矣是以 大福集於宮闕不休徵乎衢巷自通都大邑逮窮鄉僻壤上見祖父下及曾元者有司達其名

朝廷旌門表宅幾千百計獨地輝天於禮拜受民數
之外更有　錫類願亦有篤行爲己積德餘福見聞昭
彰不及上諸　朝廷者又以見　國家之所涵濡高厚
之所覆載正無涯涘矣及門石屏馬子駿曾祖母賓太
孺人相夫子事姑撫孫曾元如始有欲爲請五世一堂
扁額者孺人弗許曰願世世子孫能成已成物足矣此
非所望也又有欲爲請建百歲坊者孺人弗許曰吾年
未滿百豈可以是欺吾　君父耶是時爲嘉慶元年
丙辰孺人年九十有五又二年始壽終若孺人者叔季
士大夫無此人亦無此語也夫五世一堂固同而常之

事然未易有也小儒膚膚輒以其同而常視之吾聞至
治之世以同爲瑞以異爲沴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倫
至中至庸匪隱匪怪然而有父子則有慈孝有兄弟則
有友恭有夫婦則有和敬教子訓孫與曾與元春秋冬
夏耕鑿弦誦詩書有業禮樂可興歌詠　帝王之德
醞釀昇平之福使采風者得以播聲詩傳樂府耀今茲
昭來許庶幾上下天人之應信而不誣豈與夫山藪澤
車雉初芝草奇詭異爲耳目之珍者同日語哉余故於
馬氏而揭其義以爲躬逢盛美者之大慶非直備一家
事實已也大孺人夫子諱昇庠生年七十餘先孺人卒

舅諱　姑李年八十餘以守節得旌男三亮工亮采亮

德孫男三廷佐庠生廷璧廷侯皆歲貢生曾孫四驤學

生駿庠生湘驊元孫四昌其昌烈昌教昌業曾元孫皆

孺人身見者例得並書今又有來孫繩矣附書之

嶺南集序

甚矣月川先生之詩之善變也始月川詩才秀傑喜馳騁余遊開南時與倡和成帙互序之嗣余復竊祿山左月川觀政粵東紆道過從出其蜀游詩秀削險峻若山川移之者蓋月川之詩變矣然當是時余甚惜月川以金馬玉堂之質不待發天祿石渠之藏蘊釀著作為國家成一代之書而隨逐風塵吏行隊中趨走伺候為也而月川顧以得行其志於物有濟為喜數數詢余作令時行事間與人言則曰吾第學劉寄菴耳夫余何足取哉一官下邑不克計歲月飛騰皓首浮湛賦歸趣夢

言笑之聲溢於庭戶月川顧欲學之也哉無幾何月川詿吏議事正與余同人皆詬月川果學寄菴矣既而大吏知其賢允兆民請奏留粵東俟後效屢著勞績洊擢至今刺史於是人言少息獨不知其詩視前日何如去年冬余子旋里携有全編亟索觀之則思深旨遠皆風人比興之遺非箋註殆不得其解月川之詩至是為大變矣吾聞月川在海嶠戎服戰艦率武夫健卒出沒於洪濤巨浪中矢石交睫指揮自如俘囚獻馘盈千累百積歲月不少衰此古所謂干城好仇者月川非其人歟視余始晤閩南時恂恂書生訥然言不出口者何如也

然讀其詩意氣閒暇文辭厚重固吾月川耳往余最慕前明王文成公在軍中毋講學不輟西江之役宸濠就擒班賞還坐復與諸弟子理前語蓋古今絕無僅有之人區區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烏足道哉若月川者使當大任名業何遽在古人後而僅以其詩詡善變也哉今月川農桑絃誦專壹德化必更有和平優柔之音追逐雅頌者吾不知其變之所止矣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變固古聖所尙而能變者實難其人余固不善變者序月川亦以自愧云爾

卽園續刻詩集序

卽園詩六卷余旣勸其鍥而序之矣今又鍥卷七八九十者卽園學日進詩日富貰兒食粥苦饑米貴鄰婦兵夫諸作置之三百篇中當在變風變雅之列杜少陵白香山一輩人乃優爲之張王而下恐未必辦此也而或則曰惜哉卽園能爲古之詩不能爲時之詩也卽園固非甘心潦倒諸生中者其必將掇取科第登仕朝廷爲國家有用材以展其所長也今世卽不專以詩取士然亦未嘗廢詩詩則非古之謂也惜哉卽園惡是何言也今人入市肆見古之物若鼎彝敦槃刀劍琴硯圖書錦

纗之屬必倍償值冀得之爲快有贋作者必精愼剖析不使溷卽贋作者亦惟古之物相欺飾不聞其假乎時也遊山林覽宮觀必徘徊俯仰古碑碣松柏間不遽去非是睨而過之矣卽我在交遊中見有言詩者趨規仿古人者必不與市井庸衆一概周旋或至厭惡詈罵獨於詩顧取舍相反如是哉是何言也卽園詩人其確然守其所自信勿以或之言爲行止也雖然卽園之爲是也其將祗以自喻歟抑亦欲以是導天下而特先之歟吾聞昌黎韓子之未遇也其文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及其遇也天下靡然從之至於今未

衰然則士之所以見重於天下後世者其亦有時焉存其間矣時乎時乎豈吾與鄖園所能爲者乎是必有任其責者矣嘉慶戊寅冬至後一日靈州劉大紳序

步華吟序

步華吟雲川楊子丹山自名其詩集者也竊其意余甚愧焉夫丹山困能自以詩見於世者也丹山性情慤實學問精深事親孝交友信譏出處慎取與近之者如飲醇醪如親芝蘭自醉自化莫知其所以然其爲詩也不驚奇不炫異神氣靜穆從容自適觸景吟懷體物言志皆題目中所自有已特因而出之蓋未有詩而先有詩人之理故既有詩而適如詩人之旨一切揣摩剽竊之習視之蔑如也五華固多詩人丹山不足名一家耶詩凡若干篇皆余數年中所句投者彙爲一集底於成矣

余何足言五華亦何足言然余竊因丹山之言而謂讀詩之與遊山無二致也夫山峰嶺巖壑洞岫澗泉草木禽獸祠宇人家雲霞風雨霜露烟嵐寒暑陰晴險夷軒蹇坐臥行止朝昏閱歷境既不一興亦屢遷分爲衆有合爲一山其得之於分者讀一詩似之其得之於合者讀全詩似之當其一邱一壑一樹一石之寓於目而會於心也俯仰徘徊若將止焉顧必窮探極攬而後已者遊山之情則然也終其身於一邱一壑一樹一石之間隘矣讀詩者由一句而一篇由一篇而全集其爲快意豈有異是耶雖然山何盡詩亦何盡丹山今日之詩數

年之詩耳固名山三百中之一山如五華者是已由是再數年則大華點蒼雞足雪山矣更數十年則東岱西華中嵩南衡北恆矣進而不已蓬萊三神山崑崙五城十二樓吾烏測其所如哉子淵氏之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回瞠乎其後予則曰丹山馭風御氣以與造物者遊老夫直扶杖而覩褰足不前已矣步趨云乎哉抑余聞五華山頂時時有彩雲見昨之日其丹山詩之精氣所鍾耶余且得先睹之為快矣

戴雲帆詩文集序

世有傳人然後有傳詩然後有傳文未有其人不能傳而其詩若文能傳者也然所謂傳人者不必其在崇爵高位也不必其在耆年碩望也即少壯處貧賤時而觀其岸然屹然不可變易之志行節操能自異於什伯衆人中即可以卜其他日之事業功名光廊廟而榮鄉閭非無他傳之者固自有本耳昆明戴子雲帆其人也初癸酉年余甫來五華雲帆年尚幼已能以詩文見旋以選拔爲第一入學使者顧南雅先生署中學遂大進掇巍科上第列淸華讀中秘書雲帆分內事耳而一世人

方且以其所習取其所識雲帆竟不及先遇合豈造物者既生此可傳之人竟不能使之早傳耶抑亦傳不傳固不在此耶雲飄蓬失怙恃依人無以生活顧能自力於學近彙其詩文集各一編質於余余既取其十數詩五華詩存矣此更倍蓰之皆所謂性情既眞學問復不假者其必傳無疑也世不乏重古薄今貴耳賤目之人予言出幾如蜀日粵雪而豈知予固於其詩若文信之尤於其人信之哉雲帆雖孤立能自貴重見當世有氣燄熏灼者輒睥睨之不齒人數而志行投合傾輸肝膽則一切利害禍福毀譽是非不足以搖其中而奪其外

今編中詩若文可按也吾滇僻居天末素敦古處二三十年來漸染風氣士率從隴斷墦間親受衣鉢呂輒熟求苟合以委靡取富貴始猶慙僅昏夜爲之繼則白晝嗚得意且欲以其能移人而雲帆之生適當其時此豈非造物者特弖之拯陷溺之人心存幾希之天理也哉今後輩爲雲帆友者凡數人昆華蒼洱先正模範庶幾復見之余不敢悉舉其姓氏滋世人忌且譖而姑於雲帆示其例雲帆日月正長夕惕朝乾守此弗墜可傳固不止此聲應氣求徧及海宇其可傳又寧僅雲帆與其友數人邪然則吾將何以譬之其鶴乎異於羣雞矣而

羣雞自如也其屬乎附之者雖衆鳥皆能自異矣請以

予言爲左劵

五華五子詩鈔序

五華五子詩鈔者鈔太和李子即園雲州楊子丹山呈貢戴子古村昆明戴子雲帆楚雄池子籥庭之詩也五華詩止於五子乎曰不止也然則何以鈔五子曰以五子始也五子詩即園最早成古村次之丹山雲颿又次之籥庭乃在後出遊太華數日歸而詩遂與四子並曰五子不虛也五子惟丹山旦夕在五華書樓西廊下古村賣藥市廛雲帆籥庭執經幕府即園則倚城北隅闢園築樓乞花移竹嘯歌自適然即園古村雲帆籥庭皆時時來五華者甚清談移晷不倦或吟箋詩筒往來如

織故得概之以五華也五華居省會之中背枕陲山面臨昆水金馬嘶其東碧雞翔其西西南則太華東南則七學士諸峯傑出雲漢間有樓高數丈憑欄撫檻攬梵宇之虛無收仙宮之縹緲數室廬之高下瞷而井之參差凡一切歌舞哭泣爭競馳逐之紛紜雜陳視若螻蟻之趨腥羶蜉蝣之閱朝夕每觸於外斯感於中文從情生興緣會起其為裨益固自宏深詩人萃聚何可誣也五子詩不襲一家即園古直蒼涼語多憤激而淒楚悱惻聞之者悟丹山樸質渾厚有理致以移易風俗扶持名教為己任繁而不雜易而不俚古村善言情幾欲以

淚代筆以血代墨往往有酸風楚雨飛集紙上雲帆出
風入選亦時作擊筑和歌音節悲而壯哀而豪龠庭少
年秀發奇情逸氣飈舉泉湧其爲詩不同然皆能以醇
摯之性情方正之學術煅煉刻苦之精魄淬厲嚴毅之
膽肝而歸於集義養氣樂道安貧質古之詩人則無疑
俟後之詩人則不惑矣雖然五子中惟古村絶意榮祿
有隱焉之志四子則尚角藝文場進身科第而雲帆龠
庭年皆未壯意氣尤銳際遇苟殊品格亦異所鈔固未
足以域之要之有變境必無退步可信也故鈔詩自五
子始也若夫由五子而十倍之再十倍之亦豈有止哉

刻既竟將以質於世之言詩者而先爲序之郎園名於
陽丹山名國翰古村名淳雲帆名絅孫簫庭名生春

相國伯王亭先生入

覲祝

嘏送行詩序

弟子之於先生人臣之於天子其義一也以弟子之依戀先生則知人臣之依戀天子此何子太和諸人所以於我公王亭先生將詣　京師不速其去而又不遲其行也我公之在滇也吏畏民懷遠來近悅十有六年矣今

聖天子御極二十有四年十月六日恭逢六旬

萬壽普天之下罔有內外遠邇華祝嵩呼惟恐或後而

我公以總制協揆率先大臣入

覲祝

嘏此於唐虞一歲一朝周五服各以其歲至之外特有

此十年一遇之盛典曠古難逢者也聞我公之行

不後先之而攀留之私矣雖然太和諸子非他人

比朝夕函丈左右不離倏而訓誨睽日月追隨阻

山川身殊木石詎能無情其作為詩歌也道別離

之苦致思慕之殷宜也將以陳於我公而屬大紳

為序大紳之於我公猶諸子之於我公諸子之言

無異大紳之言復何贅哉然嘗念古人之贈言於

師友也不惟以情而必以義今我滇幸際
本朝隆郅之運
皇帝纘承
列聖咸五登三封疆大臣敬慎
簡任前此如鄂文端公楊文定公尹文端公陳文恭公揆文奮武輯寇綏民僉曰宋之范韓唐之姚宋不足班矣將以躋之於周召伊傅之列此其說是也吾以爲待我公而大之耳聞我公之請
覲也
天子以我公大臣賢且老恐其馳驅道路也徐來勿亟

渢諭諄諄

天子之於我公雖父子家人豈復有過之者然則魚水相得言聽計從固未有如我公今日者也今夫蹈舞章煌侈衍陳瑞進介邱之威儀揚上聖之休聲錫賚則勒以鐘彝褒嘉則編諸竹素此羣臣之所有事也若夫嘉謨嘉猷正言正色爲國家億萬年永永苞桑計此則古大臣之事不於我公是屬而將誰屬哉蓋聞古大臣之事君也無他道也誠而已矣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焉唐宋以還有大臣之道者兩程子朱子而已兩程子朱子有大

臣之道而無大臣之位之過然其過闕上殿封事
奏劄懇懇款款非唐虞三代之主不以責其君非
唐虞三代之道不以陳於前求之於范韓歐姚
宋則未矣今我公旣有大臣之道而又有大臣之
位之過由是以進於周召伊傅之所爲則程朱爲
其難我公爲其易程朱爲其勞我公爲其逸矣鄙
人私祝惟在於是其他若望前來幸盡見我道東
西南三遊無少長賢愚同此心同此口固不獨大
和諸子之惓惓於先生已也謹序

記汪聚菴先生孝行

通海汪聚菴先生孝子也父有疾醫藥罔效嘗其糞心益憂私禱於神願以身代夜靜視諸弟侍疾者皆不在側則割其股肉烹以進父疾旋愈後數年始以壽終比殯血水浸出棺流於地大哭伏而飲之遂止其孫孝廉述以語余者如此孝子也夫孝常德也割股事不常世以其難能也不易爲及人爲之則又拘文牽義以譏其後謂是殘親所遺之體抑與不敢毀傷之義異謂是或因而自戕其生反以傷親之心也不可以爲訓此其說非不韙然吾嘗稽之往古攷之今世五經四子書其議

論皆不及是郎　國家亦未嘗以是為厲禁夫子曰
見危授命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夫人當國家
危亡之時如關龍逢比干之聖皆不肯惜其身幸少
有濟於君父殺之可也剖之可也其視割一臠肉毀傷
何如也如使天下皆執不敢毀傷之說以自私子不必
孝臣不必忠婦不必烈僕不必義矣此大不孝者之所
藉口也然則食肉而反以增劇也則如之何夫孝子固
甚欲其親疾之愈也其不愈則無如之何也醫本草云
人肉補入治勞瘵未聞有以是增劇者且吾聞爲是者
皆往往獲其效而亦未嘗以之自戕或謂有鬼神焉相

之此孝子感神之言也吾又以爲不然夫是固孝之爲
也其誠至則物無不應其敬至則人無不安自然之理
非有他也率天下之爲子者而皆準是以事其親無不
壽之親無不孝之子矣儒者毋患不能以身率天下有
能率之者而徒嘗議之可乎吾不知嘗盡歃血又將作
何嘗議也先生孝子也孝廉遊吾門數年嚴侍何秘而
不言也豈孝子固嘗慎屬其子孫以不得輕言歟孝廉
將北上丐余爲文將以是正天下之儒者余既嘗歌之
矣茲且不能無言也余居近孝子甚然未獲往與孝子
游不知孝子身長幾尺面目若何有髭鬚否肥與瘦皆

不可知意孝子必容貌樸質舉止端慤傴僂傳人中吶吶言不出口爲善事則奮然直前無疑惑闇然自修其身獨行不求人知者也惜余未曾與之游而孝廉將北上遲遲其來匆匆其去都不及一一問可惜也孝子之婦李氏歸期年後孝子病亦割股療之愈孝子之子萬昌亦割股食孝子孝子亦嘗母氏糞何家庭行孝之捷於影響如此也孝子事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九日孝子子事在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一日孝子終於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二日孝子諱來同孝子子名士吉孝子余不得見矣孝子子尚在固可得見也敬述其事而附論

之如此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宿海源寺記

海源寺余嘗一至矣匆匆去來金碧紺朱皆不辨爲何事風雲月露無問矣今年秋冬之際始有登覽之懷適於十二月十一日由劉應嚴淨一路尋梅花過正覺至海源投宿是時天已暮同游者皆饑之就舫屋飲食竟山月已明行止坐卧喧寂借獨隨影所之各適其適山高地西夜甫半月已下嶺次第就寢夢寐中聞庖人燃濕薪爆聲轟烈遽驚寤方恚瞋間牕隙中則瑩然生白鋼鐘石磬陸續到枕簟遂急起開門見臺閣亭榭參差從昨夜宿烟中出竹樹映帶如繪啼鳥翩翩欲動初日光

亦迤邐入飛金耀彩近遠異觀遶亓旣久相與歷石磴
上寫雲亭坐來青軒傍梵王宮瞰大士閣境在世間神
游天際不復作塵埃中想矣已而縱目山外城郭村落
白雲掩覆隨風隱見倏有倏無變幻百狀化機不測郎
一山一時之所睹有如此者歲序之推遷晷景之轉移
又可勝數耶歸舫屋書於紙誌一宿之所得前此者無
有也其佛寺之建置海源之潤被嚴壑之開闢亭軒之
經營意古今人巳立文字可勿煩予輩爲同游者倪進
士梅岑謝孝廉丹臚及門張亮工楊蝌谷二孝廉諸生
武倘賓唐丕基馬惟一戴古村鄧壽之吾孫官保蘇

邑屋近夜歸去馬似房與其友及兒子家齡亦先歸而朱麗川以病酒不能來李郎園次早始至海源一宿遂少此數人人與地之離合人𣅜其固有時耶其固有數耶

崇寶山正覺寺看梅花記

崇寶山正覺寺梅花三樹一在前庭階下西北隅二在後庭階下南北相對根柢枝幹磅礴鬱積直斜疏密屈伸崇卑花開時髣髴當人意者不知其爲何代物也頂中梅舊稱龍泉觀第一云植自唐時者李節相嘗繪圖刻於石夭矯蟠屈如龍如鳳磊落瓌瑋如山如石其枯槎杇株時從空際與凸節作花不假皴皮向圖中擬議若無是理以所見証之鮮不合者近日摧折太甚十不存一矣而此山乃挺然聳立前後相望若欲偕其類而繼爲盛者顧前此十數年間則寂寂無聞何也從城中

入山將至過一小村家皆種梅芬芳溢路惜村名不雅
馴以梅花易之當復不媿由山西南去則蜿蜒一樹差
可與敵年歲亦相若其他難爲耦矣嘉慶己卯十二月
十一日余與同學諸子擬信宿樹下僧雖拒客乃至海
源寺問舍而是夜猶從月下來分韻賦詩次日復作再
到人適主僧歸汲華嚴水設茗供移晷乃去吾滇地宜
梅自仙宮佛刹高門大宅下至委巷窮櫩荒園隙地莫
不有梅園丁以此獲重利者往往而是雖其閒不無雕
鑿矯揉拂逆情性覘若古拙實趨新巧者然如龍泉蜿
園與此三樹之自然奇古非人力所能爲矣獨怪以天

地之氣山川之精其所表見嘗不僅在草木間而至今
倘未有絶類離羣其人則又何也或曰梅非他草木比
也歲莫天寒傲睨霜雪隱淪空山罕與親近是秪以自
適而非以取悅人爲也滇之物固如此滇之人可知矣
其絶類離羣世或未易知之也是亦一說也

重刻禹碑跋

禹碑在衡山南麓别峯岣嶁山上神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者也皆蝌蚪文字譯之者三家楊愼沈鎰楊廷相世多從升菴本亦未知其孰是也相傳宋嘉定壬申蜀士何致遊嶽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碑樵者道過隱真坪復渡一二小澗攀籐附葛至碑所得焉乃取隨行帀歴折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彥約刻之嶽麓書院麓江高士馬子雲前年從書院榻歸今重刻於雪山下子雲嘗至山上碑固在剝蝕不可識亦不可榻矣自嶁禾

雨文公及張南軒先生搜索不獲之後咸以爲傳聞誤矣乃至嘉定而竟出於世升菴所謂斯文顯晦有神物護持之者豈不信歟滇中太和安寧皆有刻石然傳摹失眞醜恠難堪嶽麓本則清奇雄雅循足饜好古入心目重刻之不徒籍神物鎭山嶽已也碑凡七十七字沿沈云嗟佐楊云碩洲渚沈云水處鳥獸楊云萬有參身洪流楊云一魚一池久旅沈云以此餘伸楊云祇神鬱沈云麓瀆衍亨沈云暴昌言其宰楊云宇奠𢿙楊云鼠承楊云蒸與升菴譯文不同者有如此安得黃衣白幘

人而二一聞之耶聞空同亦有禹碑且有堯碑則世固無有見之者矣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春寧州劉大紳跋

李即園墓表

道光六年丙戌十一月二十八日滇南詩人李子於陽卒其子祖材等以訃聞余哭之失聲次年二月乃得往弔其家祭於殯所後數日即葬矣祖材等乞表其墓李子不能表余墓顧使余表李子墓耶雖然義不可辭李子先世山東人姓張氏明初徙居大理府太和縣爲望族太高祖諱國安高祖諱允明易姓李曾祖諱學海祖諱朝貴父諱元章世有隱德李子甫二歲元章公即遷居昆明越十七年而卽世是爲嘉慶七年壬戌李子年十九學已成母氏李獨持家政不撓李子學益得肆力

於經史辭章故李子能文尤能詩詩名滿見華蒼洱間其爲詩上洞千古下燭百代道察物理近識情僞大該典謨細掇歌謠藉嘯吟抒經濟實見聞寓箴規嘻笑皆非無因贈答悉歸有用雖間有感時憤事激發不平之處然皆本於尊君親上愛國憂民而出之以至誠惻怛循誦習傳懲勸斯在有裨風化治理所資非深於詩教者不能也一時言志家奉爲指歸咸以爲滇自明永昌張禺山 國朝安寧段肯山兩先生後僅見此詩人外間聞者不無異論要其才氣縱橫性情忠厚以少陵之沉摯兼太白之豪放雄健逼曹劉纏綿嗣糕李近日如

趙州師荔扉晉亭跋七峯石屏羅琴山吾州董匆軒未
知誰爲伯仲也顧數奇困諸生中二十餘年九試九躓
於有司僅以一副貢終得年甫四十有二可哀也已嘗
奮然欲踰黔楚適燕趙過齊魯抵吳越與天下賢豪輩
周覽名山勝水使泰華嵩衡天台雁蕩皆有登高壯觀
弔古懐人之什摩崖勒石驚人泣鬼失意一日成名百
世固詩人志也終以母老家貧乃顧輒止居郎園不入
市坊以養母教子女爲樂事其伯女亦學爲詩有父風
所著著華詩文集詩餘詩話外集偶編皆可傳已刻行
世者今惟詩文集耳於陽其諱初諱鼇字古亭號郎園

違近土無不知有詩人李節園者其卒也皆曰詩人死矣詩人死矣痛哭流涕以詩文弔唁者至於今不少止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月十一日生道光七年丁亥三月二日葬在陘山之麓婦金氏妾王氏男子五祖材祖杰祖楨祖槐祖榮女子二表曰

茫茫萬里若無李子則無昆華亦無蒼洱天實生之天固不苟不壽而夭天豈無咎卑卑者冢淺淺者土精氣所存鬱爲白虎妖媚狐鼠藏影匿形獨留斯人昭日月星百世而後愿士不遇馬下石碑人撫牢樹鳥鴉猿猱悲鳴晝夜招呼才鬼出重泉下

祭李郎園文

嗚呼惟子文章絶今積古不爲左盲則爲史腐惟子詩歌騷禰風祖曠若李白憖偪杜甫惟子學術周悖鄒魯濂洛關閩是其宗主惟子性情仁支義拄不作媚悅勢利是蠱惟子議論震動寰宇賢智耳目胥屬旗鼓惟子胸襟開拓門戶偏曲瑣屑羞與爲伍惟子才猷霆馳星儛盤根錯節利失斤斧惟子遭際宜保圭組風雲所至寶從龍虎國家蓍卜相臣握吐高材提足竟讓童豎誰者赫赫誰者蹶蹶黃口有力丈夫不武十上九仆受辱販賈鉛刀快割干莫怯撫射少羿殼匠亡般矩有同喑

豈莫言莫語富貴功名本可計數彼贏有餘此絀安取朝暮饘粥歲月縷縷每歎雞豚買歎酺酤少婦無務幼子缺乳將欲遣遊顧聽吳趨將欲坐視抖擻衰旨無所成蕭然色沮幸有交游能通肺腑一唱羣和風團雨聚上關國謨下徹民苦繪圖錄鑑伊恭匪傲奈何饞慝謂爲淫恣直欲罪加安望揚詡擁此失皐執柄少塵絕念重齒灰心完袒問鬼問神呼天呼父天不見憐父亦莫怙疢病橫生毒苦弓彎年四十二遽膺鬼簿我昔得子如陣得檣登高一望赤日正午陰翳潛消壇坫雄樹維予大器不我皆庥以此升合增益倉庾十有餘年賜卹

適倆大華有巔近華有浦遯口名友醉歌醒舞風月琴鶴何但園圃及今追思不泣則憮山不改𣃁水不易滸丹輿猶通草木奚譜古寺停棺平原掩土高不若堂厚不及堵憑之心崩過之淚雨遠排天閽近推水府仙女游三上帝則五有能降臨重整人部更生吾子若孩勞眴豈不歡然老病亦癒世固無此徒爲傴僂騶虞不生滿眼猰貐命也如斯雖殉焉補數舌遠奔絮酒以醽恨不早來靈其勿拒

董勿軒墓碑

常州有詩人曰董勿軒余故人栽亭兄之令子也年五十不遇客死彌勒之十八寨其婦黄氏攜幼子洪保扶櫬歸嘉慶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葬於董氏之先塋銘幽之辭缺如今年六月廿六日將立碑墓前洪保乞誌於余勿軒之死余既爲文哭之又嘗序其遺詩矣可勿更爲誌也然知勿軒者終莫余若不可辭勿軒夙負儁才自其少時已能以古文辭自見從大父淵若先生司敎麗江歸學益進年未冠即補博士弟子員然數奇終不能以甲乙科成名年五十即以客死可悲也性岸傲不

肯下人好大言無所顧忌見齷齪男子沾沾然小得自詡者輒嫚罵之謂汝輩不直董先生一支語勿近董先生爲也雖稠人中若無人然飲酒醉後尤甚以此見嫉於人人爭欲殺之然幾死卒不死最後乃以客死死之日爲嘉慶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生之日爲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六日年僅五十耳可悲也余與栽亭兄稱莫逆交愛勿軒過於子余遠遊時勿軒尚未爲人所忌及遊歸而增茲多口矣然余轉以是重吾勿軒謂士不爲中行則當爲狂狷鄉愿不以期吾勿軒也而勿軒年僅五十[illegible]竟以客死可悲也其死也以服硫黃故勿軒諱

豹文字見二曾祖諱■祖諱兆澐乾隆■科舉人
仕終碭山知縣父諱材州諸生母魏氏繼■氏初娶與
氏先勿軒卒勿軒初不能詩余數笑之忽一夕以七言
歌行相示不出其古文辭遠甚自是始時時與余倡和成帙
然惟余亟稱之世且以余爲好譽人也其爲詩縱意所
之不求合於前人矩矱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氏所謂氣盛也自勿軒死宿州至今尙無詩人銘
曰
生孰不死兮胡勿軒之獨悲也詩人不易得兮何可無
此碑此也謏墓中人何詠兮此朕幾無愧辭也

祭董勿軒文

嗚呼勿軒胡爲而死混混茫茫天實生子生而死之天無是理不善承天以至於此凡人之生蒙頭眯月晃漾爲奴趨勢若僕子則奇偉震動鬼神眼高千古四海無人凡人之生唇美舌軟宋貌鮀言巧與世免子則疏狂嫚罵一切吾意所欲禍福不計子之心胷洪河巨海吞吐蕩流會不芥蔕子之文章縱横出没雕鶚宿淵蛟龍起陸人皆碌碌子獨翼翼人皆瞶瞶子獨昭昭碌碌者富瞶瞶者貴昭昭翼翼之死誰慰我之識子自汝父祖父喜譽兒祖愛繩武子方齔齔吾已信汝施於閭里大

厥門戸子業制舉初不言詩既困場屋乃試爲之少陵
太白萃子一身寒郊瘦島絶口不論吾鄉風雅惟沈龍
山繼王聚洲兩不可攀自子之出我亦黽勉騄駬騰驤
駑駘汗喘草堂飲雪山房宿月清澈肺肝冷束筋節萬
松山前丈人石下歌哭不足重以笑駡非愚非癡無晝
無夜惟我與子夫何爲者我出而歸子乃逢遁鴟夷誤
人所得不寸子亦有言吾逃於商 上貴商賤湧下沱滂
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彼邦之人其又何語何猘不噬何
蠆不毒鱗窮於淵羽困於木楊震致鳥賈誼止鵩曾幾
何時遺恨醫卜七月之末子猶過我次日來要欲雨不

果豈謂一别遂成永訣死不能視生豈可寄我貧衰年子無我愆子有遺草託我或保身死詩存吾道自尊人誰不死悠悠逝水死者勿悲生者勿喜有弟有友長路扶櫬妻孥偕歸幸免旅殯千秋萬年魄安故土薄酒一觴是用祭汝

潭西草堂記

余曩者嘗有潭西草堂云潭青龍潭也潭西有村以潭得名草堂在焉潭在村東二里山麓下浣江西岸廣不盈畝時出不竭自西而南居民資之雖旱無虞對岸又一泉出石穴中自南而東資之如西也總青偶白於是人謂青白二龍潭云草堂距州城西北五里許出城即有徑越阡度陌逶迤而達於村村之前浣江環之由大道可陟橋往不陟水橋影類垂虹是爲浣江橋然人雜且囂不如徑之幽也雨水至流漲溢置石爲矼通往來是爲村渡渡旁羣石明淨秀潤可坐臥牧豎曰此仙人

石也古昔有仙人負石欲他徙聞雞鳴遂捨去故名仙人石無稽之言足資譚謔其旁喬木蔭翳水岸多刺榴花開時紅艷有別致由仙人石而上水中一石高丈餘半出半沒遠望之若健馬昂首騰躍狀水聲震蕩或且駭爲長鳴也余以天馬石名之存亡減沒之間有天機焉初余自山左歸即置此堂爲避城市計月或三四往亦二往無定期偕昆弟子孫摯友朋游息既饜乃返老母亦時寢食其間甚自適也堂故不費經營僅僅小屋三間堂前種植梅竹槐榴時亦野草不數計中列怪石一作屏障限以門門外復怪石三柏十餘樹插藝盈

代垣墻花時色香皆勝編樊離畜鷄鶩飲啄飛鳴並怡
然得所村中人敢習農雨笠烟蓑不拱不揖忘形爾汝
其牛馬羊豕之牧於山飲於澗者觸目若畫圖中景象
是以雖無土木之勝絲竹之娛而吾謳之醒而吟詠醉
而歌呼嘯亦不知其何以來不憚煩至竟忘去也嘗求
曲阜桂未谷大令篆書扁又嘗作圖徵詩揚州孫淵如
觀察篆題首而自署爲潭西居士亦曰潭西老人膠州
宋步武廣文謂余易爲記蓋識未有以應也此僅僅小
屋三間者即以較之盧鴻一之草堂魏野之山莊文采
風流猶且不及百之一而況於金谷輞川綠野平泉之

繁華鉅麗者耶今且售之鄰人其怪石竹柏之屬斬毀無復存者矣然則雖有高臺曲池清歌妙舞亦及吾身時同歸於盡耳而交游中尚有披圖檢詩以未得一至爲憾者此其故何也夫天下事習久則適卒不能忘王侯將相之所讌賞與草野庶民之所棲止當其盛時固自大異若夫淪亡於荒烟蔓草之後敗瓦頹垣之餘相去豈能一閒哉偶有草堂則草堂之而已偶有潭西則潭西之而已既無草堂則亦無草堂而已既無潭西則亦無潭西而已且吾烏知有之不爲無無之不爲有也未有之前不必即有既有之後何必遂無是惟心知

其意者何與深言耳 雖記之可也其置與售之年月則忘矣城中又有抱孫樓焉亦嘗求未谷隸書扁與武安同年楊叉山大令行書者今閉不復至道光丁亥五月辛卯呑尙茶䂂西樓

書太和張尹氏事

太和張尹氏生而穎慧通詩書明大義女紅之暇不廢吟哦其父嘗曰苟易巾幗而鬚眉即吾家千里駒也幼字張氏子作霖作霖十六七歲時忽得瘋癲病不省人事數年益劇張氏辭婚者再四其父乃婉探氏意氏憤然曰女子從一而終者也既字張即屬張矣如彼逼請死遂無敢以前言進者久乃從容白其父曰遵壺訓習婦儀女德之始也潔蘋藻事舅姑婦職之終也請歸佐夫事舅姑以終其身父鑒其誠即命張氏來迎歸後巹雖合而仍離氏處之毫無芥蔕時翁姑亦年老多病氏

服勤不怠翁姑憫其勞時慰藉之而作霖固病瘋癲人往往無端撻楚橫加氏日益謹愼無怨言無遽色迨舅姑及夫歿旣喪葬如禮由是始長齋繡佛矣每歸寧必以孝弟忠信勗諸姪諸姪以經義相質者輒爲疏通意旨如經生有見其左肱有疤痕者驚問故氏初不言繼而泣曰以母寢疾割肉進有此耳其事人未有知者也生於乾隆六年辛酉月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十六月戊午年七十有六卒之日無疾屬家人後事畢端坐而逝余及門尹大任氏姪也述其事來徵言余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通行之道其始受之於性其

繼成之於情情者性之發根於義理者也私欲雜之則失其善矣世人不識情因不識性倫常之地作而道衰而君臣夫婦閒爲尤甚於是有以常變異者有以難易移者吾不知古之人値國家亂危之際伏處草野無封疆社稷之寄與見嫉讒邪屏斥竄逐曾不得一日安其身以行其志者何以捐軀致命視死如飴不肯貳其心以事君父也造次顚沛必於道爲君子非得性情之正者難言之余之記此匪直爲天下婦人女子勸也

泰岱之巍巍也益以撮土不見高河海之汪汪也益以掬水不見深夫人而知之矣然在泰岱河海初不以其不見高不見深而或棄遺之者何也誠以泰岱河海之忘其爲高深斯撮土掬水乃得並容於高深焉耳則翰於師寄菴文鈔之謂也翰自乙亥至五華書院得讀寄菴詩鈔反復饜飫知吾黨詩學蒸蒸有自來矣閱丙子文鈔刻成初受而讀之茫然不辯爲何語久若有所得乃嘆吾師之生平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顧翰何人安敢許吾師之文哉竊思受讀以來罔敢不經意者於告病答客諸作知吾師爲仁人孝子也於辦賑答袁蘇亭諸

書知吾師爲忠臣循吏也於論學論詩及告諸生答當道諸書知吾師爲理學名儒也餘卽登高遇物率皆抒忠愛持雅正異乎流連光景之所爲若夫忠孝節烈尤闡發不須臾緩大都正人心而挽末俗非斯文之力不及此且吾師豈必斤斤學爲如此之文哉其天甚高故能不滯於物其學獨大故能不囿於古肫然者性情之流露也藹然者風雨之鼓盪也飄然者天外之意生面獨闢也駭然者瀾翻之筆一瀉千里也固不屑與世之月露風雲雕蟲篆刻者爭炫耀於一時之耳目而亦豈剽竊模範襲貌遺神者所得望其項背也哉顧翰何人

安敢評吾師之文哉念是冬散館後偶獲江夏程石門
滇補一編每隨意評覽吾師十見謂上頭評語頗明白
詢之則翰也因以文鈔命仿是評讀之夫石門之爲人
雖終無所考然觀其謝當事保留一帖則謝恩私室已
不爲正士齒視吾師生平守道自重公卿輩傾心加禮
猶望之若浼者眞雲泥而逕庭矣顧文鈔吾師之文也
翰安敢評文鈔且安敢以評滇補老評文鈔哉叨承善
誘不棄狂瞽殆進於讀詩鈔諸同人一致之矣蓋猶是
撮土之於泰岱㪺水之於河海焉耳時嘉慶丙子除夕
甲辰雲州受業弟子楊國翰謹識

文章與氣運相轉移由先秦兩漢而魏晉六朝而唐宋
作者代興不一其人然而秦不能不變而漢漢不能不
變而魏晉六朝魏晉六朝不能不變而唐宋豈非氣運
之使然哉浸假易魏晉六朝與唐宋之人生秦漢之世
則無不秦漢矣又浸假易秦漢之人生魏晉六朝唐宋
之世則無不魏晉六朝與唐宋矣而方其變轉移於氣
運之時不必沿也不相假也問之作者作者不知而盛
衰升降之原若有天焉惟如此而宇宙之文章其眞乃
不絕於天下今之人非古人今之人何非古人哉今之
文不必古文今之文又何必不古文哉其耳目口鼻欬

食言動之質不相藉而莫不各足者也耳目口鼻飲食言動之質不相借而莫不各足人皆信之獨至於文章則蠢欲捨其巳之眞以竊古人之似是無論其未似也即令吾今日秦漢今日唐宋而於所謂氣運者亦復何裨吾恐巳之眞亡而古人之眞亦與俱亡矣若我寄奔夫子則不然夫子之文宇宙自有之文也宇宙自有之文而適爲夫子所獨有之文其行事不越乎君臣僚友父母兄弟交游之際而其爲文則足以見夫性情心術德行道藝之全順而導之劌而獲之亦無所沿無所假也而矧竊古人之似之云爾也嗚乎文章之弊亟矣如

吾所謂拚己之眞以竊古人之似者皆是也得吾夫子
文出而挽之庶有瘳乎夫子不摹古亦不求異於古從
躬行心得之中發爲醇古澹泊之言無非古人之精意
後之讀是集者謂此自寄菴夫子之文而非古人之文
可也即以爲是皆古人如秦如漢如魏晉六朝及唐宋
之文而非寄菴夫子之文亦無不可也夫如是則文章
之眞出而更何古與今之歧而二之也哉是又文章轉
移氣運之說也若乃夫子居東治績與其爲文得力之
故則夫子文及諸先生前序具在善讀者當自得之無
贅言嘉慶二十有三年靑龍在丁丑建辰之月元巳後

三日門人戴恩詔頓首謹識於後

吾師寄菴夫子自山左歸主五華講席歷癸酉至庚辰閱八星霜凡所爲文自具鑪錘獨抒機軸麟麟鉅製明眼人胥首肯而額頌之桒何復贅疣庚辰秋桒北上歸謁夫子於五華出全集示桒伏而讀之其間名宰之治行友朋之絺交師弟之規勉故人之贈答靡不意生情情生文神形逼肖無一廓落語觸其穎端至於孝子節婦貞女之鐵石心腸冰霜節操他人所未經道者自夫子以曲道之不翅身履其事心歷其情俾如生之氣不死之心盎然楮上意夫子夢寐時必且有無數衣冠辞櫛人拜謝夫子之發微闡幽不憚毫禿瀋乾者然夫子

樂道人忠孝節義事豈有所為而為之耶噫是為不朽
[illegible]壽名山無疑已其他姑無論也其他亦可知也
道光元年春正月十日趙州門[illegible]韓榮錦堂甫頓首謹
識

余弱冠時聞余郡有劉寄菴先生心慕之未得見也踰二十年吉耕省城於五華書院得見先生接其容盎然聆其言藹然與所聞無異自以為見先生矣而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不可見去年冬始以所學為古文進質經先生觸類啓發旋授以寄菴文鈔四卷歸讀之不能釋手讀竟喟然曰余乃今得先生之所以為先生矣蓋其肫然忠孝之性截然義利之辨蓄之深研之精措之於德行政事之閒而以其餘發之為振風勵俗之文者也今得於先生文中日與先生親視向之慕而未得見與見而未得其為人其淺深何如也然於所見所聞之先

生則仍未有以異顧余謂欲讀先生之文當先學先生之人余非能學先生之人者不能學先生之人雖讀先生文與不讀等然則先生固不徒以文見也雖然先生何嘗不以文見哉

道光元年六月初三日石屏後學周順年謹識并書